

清代清水江下游的移民與村落 ——以一份獨特家譜的初步解讀為中心

朱晴晴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2007年的暑假，筆者來到貴州黔東南侗族地區做田野調查，在村民家中見到了一份民國時期的手抄本家譜。翻閱其中，雖然內容簡短，卻非常精彩，令人驚喜。之所以作此描述，實與其所記錄之會館、出現之地點及人群有莫大關聯。

筆者所到的這一田野點，是位於清水江下游重要的支流「小江」兩岸、由數個自然寨組成的、也以「小江」為名的地方。支流「小江」，源於鎮遠縣南高曜坡、五爪坡東麓，在鎮遠縣境稱「邛水」，東到瀘洞稱「瀘洞河」，至劍河縣大洋稱「大洋河」，入天柱縣稱「八卦河」，在錦屏縣境內稱「小江」，又有「六洞河」之稱。小江，既是清水江下游這條重要支流的名稱，又是對包括甕寨、江西街、坪地、新寨、甘寨及皇封六個自然寨的統稱。整個小江地區現在大概有六百五十多戶，三千人左右，以龍姓為主要姓氏，除了近年由其他地嫁過來的那些婦女之外，其他皆為侗族。

小江在明清時期曾是錦屏縣境內北侗九寨中的一寨，是一個較大的組織，在清中期同王寨（今錦屏縣城）及平秋等地區共同承擔賦役。相比於平秋、石引及魁膽等地處高坡的、其它九寨的寨子，小江地處河邊，而且距王寨很近，從鄉民的生計到風俗習慣都與其他寨子有所差別。江西街作為小江六寨之一，從其集市的形成到最終變為村落，此一過程更是極具地方特點。江西街，是清朝時期從江西及湖南等地遷徙而來的商人和手工藝人等群體聚居在一起、逐步在侗家地區建成的一個移民村落。這一移民村落的形成，與明清時期整個清水江流域的木材貿易是分不開的。隨著清廷對清水江河道的疏浚，黔東南地區的杉木及桐油等物產開始順著河道流出山區，大批下游客商則被巨大的利潤吸引，溯江而上，

來到清水江腹地。有的客商從事幾單貿易後便返回，有的則留下來置屋買田，就此定居下來。

清雍乾年間，小江地區迎來了第一批自稱「江西籍」的客商，其中包含了江、張、曾、王、戴、蕭、熊七大姓氏。這七大姓都自稱來自江西，皆以經商為生，因此被稱為「江西幫」。其中，江姓負責打製銀飾，以銀匠為生；戴姓能說會道，口才很好，被戲謔為「靠嘴吃飯」；熊家和王家開設榨油作坊；張姓和曾姓人家則以經營木材生意為主。他們最先向甕寨、坪地及新寨等周邊寨子討來一塊廢棄不用的河邊壩子，名曰「場壩」。場壩背後恰好是從山間流下來的一條小溪，面向小江河。這樣的地理位置在侗族風水觀看來，都是不適宜人居住的。「江西幫」討來場壩後，便在此紮棚居住下來，並開設集市，進行日常生活用品的買賣。隨著生意愈來愈興盛，狹小的場壩已經無法容納越來越多的人與物，因此，「江西幫」又向坪地村討來「荒草坪」。荒草坪，顧名思義，是一片長滿荒草的平地。此處毗鄰小江河，約有三、四百米的長度，而且地勢平坦，但一直沒人居住，也沒有人在此開墾田地。究其原因，大致出於兩方面的考量：第一，離河太近，漲大水時很容易被沖毀，因此無法種田；第二，這片土地面向小江河水，背後是田地，其地形在侗家風水先生眼中，實非寶地，因此一直以來都是任其荒廢，雜草叢生。「江西幫」討來後，對其整頓修整，路面用一顆顆鵝卵石鋪就而成，形成一條長三、四百米，寬十幾米的「花街路」，既美觀又可以防止下雨路面泥濘。「江西街」的雛形就此出現。沿著花街路的兩旁，「江西幫」搭起了棚子，蓋起了木房，開設了旅店和布店，為往來的水夫與下游來的客商提供歇腳之地。此外，還有一些流動的小攤販，

包括賣米的、賣酒的、殺豬賣肉的及打銀飾的，這些就是這一鄉村集市最主要的、也是常年的買賣活動。這看似不大的集市，既吸引了來自天柱漢寨賣米的鄉民，又吸引高坡侗家來此售賣自家的雞鴨並買回豆腐等生活物資，同樣也為從小江上游劍河等地放排下來的水夫提供了便利。不僅有「江西幫」，而且有花街路與集市，周邊的寨子以及來趕場的人們便稱此地為「江西街」。清中後期及民國時期隨著「湖南幫」的加入，共同奠定了現在所見到的江西街村落。當然這是後話了。

開設集市及經營木材生意是江西幫入住小江地區最主要的經濟活動，而他們積極與坪地及甕寨等周邊寨子通婚的行為則是入住其中的重要社會活動。正如前文所述，小江不僅是侗族的聚居區，而且甕寨、坪地、新寨和甘寨都以龍姓為主，本著同姓不開親的原則，他們往往是同相距較遠的、位於清水江大河兩岸、今錦屏縣城和高坡平秋、魁膽等寨結親。江西幫進入小江地區後，同在河邊居住，姑娘不需要再嫁到很遠的地方去，因此很快便將他們視為便利的通婚對象。根據筆者在田野的訪談，一直到20世紀70、80年代以前，江西街與小江其它寨子，尤其是坪地通婚頻繁。現在由於男女青年外出務工，通婚的地域範圍異常廣泛，江西街與其它幾個寨子之間的通婚情況已明顯減少。

隨著街市的開創，經營木材生意和各種手藝為「江西幫」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他們開始籌措建立自己的團體組織——江西會館，又名「萬壽宮」。這一組織同樣是經歷了數個階段才建立而成的。首先是清明會的成立。小江的侗家在三月清明時節都要去祭掃祖先的墳墓，名曰「掛清」，返回後大家則在祠堂聚餐，一則是祭祀祖先祈求保佑，二則是聯絡同一房族的感情，遇事可以尋求房族的幫助。江西幫在入住小江的過程中，體會到了家族力量的重要性。他們共同倡議，以籍貫為聯系紐帶，各自捐獻資金，組建清明會與萬壽宮，以避免「異姓寨頭惡棍之欺凌」。自建立萬壽宮後，「江西幫」內部各姓氏以兄弟相稱，互相之間不能通婚。他們用各家募

集來的資金建起了一幢木房子，購買了館田、館山以及公共墓地。遇有紅白喜事，會館內的所有家戶都要幫忙；凡加入江西會館，死後皆可埋在公共墓地中，接受眾人的祭拜。清明掛清時，幾個姓氏一起去祭掃，回來後大家同在館內聚餐，同時趁機解決會館內部的大小事情。

萬壽宮自建立後，又經過休整維護，從木房子變為窰子屋，後來又被拆毀，現在只留下原址所在。江西幫後人的腦海中也僅留有零星記憶。慶幸的是，筆者在前述的手抄家譜中發現了關於萬壽宮的相關記載。

這份家譜本是線裝本，大小相當於16開本，封面是灰色紙，裏面是紅色紙張。封皮上寫有「草譜」及「民國十九年七月吉日立」等字句。監於譜本係手寫，字體有繁體也有簡體，筆者如實抄錄，包括標點部份，力爭呈現其原貌。但為保個人私隱，譜本中出現的各名字概以英文字母代替。現將其具體內容陳列於後。

盖谓水有源来树有根，故書吾济陽
郡第之根本。免除後人尊卑颠倒之恥，
增强识辨真偽之力，特立草谱字輩，
千載傳留，绵绵興旺。谚云：十九字继
循，二十轉輪根，喜看代勝代，一班勝
班人。字輩曰：发荣宜顺昌，啟賢興家
邦，明德宗祖義，继澤萬代芳。

济陽郡祖老家实是江西抚州府金雞
县第八都孔坊里。家祭總源：江西佛主
许仙真君。太洋洲得道肖晏二公。

今逢中元勝會之期，虔备冥财包封
上奉

故祖考江公諱宜週大人 故祖妣江門
陸氏錦妹婦人 孝男江rs、江ss、江qs，
孫fc、jc、fc 故严考江公諱日順、三順、
七順大人，孝男江fc、jc、fc 故慈妣江
門周氏桂福婦人

這份譜本是由江西幫七大姓之一的江家後人所編。篇首兩句可算是一個譜序，介紹了修譜的緣由，即追根溯源，並確立二十字字派。此舉的

目的一方面在於確保後人按字派排序，確立尊卑長幼之序，另一方面則辨別其它姓氏改姓而夾雜其中，亦即所謂的「識辨真偽」。通過在田野中發現的張家家譜以及訪談資料可看出，江家同其他江西幫家戶將「江西抚州府金雞縣第八都孔坊里」作為共同的老家，而且有共同的祭祀對象，即許仙真君和肖晏二公，這三人皆是地方上的水神。在列舉了共同的祭祀對象後，江家後人開始追溯來到小江的始祖，即江宜週與夫人陸氏，他們生下三子，分別是日順、三順、七順，從後面內容我們得知，他們三位亦是創建萬壽宮的首人。這幾位江姓祖先是其後人在中元節的祭拜對象。後人會在七月半這天在紙包封面寫上他們的名字，作為冥財燒給他們。可以看出，雖然很簡短，而且是草譜，但修譜之人在撰寫時仍舊盡量遵循了譜本的書寫體例，包含了譜序、字派以及世系，並盡可能地將他們認為重要的內容都囊括其中，可謂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在書寫了族譜所包含的字派、家祭淵源、祭祀對象等重要內容後，接下來筆鋒一轉便進入了對萬壽宮的記載，這可能亦是譜本最有價值的部份。目前在小江地區所能見到的有關萬壽宮的記載，當數這份資料最詳實具體了。它不僅向後人交待了建立會館的緣由，而且記載了會館的規章制度，並展示了其內部的股份組成情況，對理解江西籍移民在小江的微妙地位及具體活動有着極為關鍵的作用。

吾等萬壽宮數姓為不受異姓寨頭惡棍之欺凌，示囑後人務須奉公守法、團結一致，發揚祖宗忠厚老实良民作風。故我輩念其江西之根本，自願組合籌措資金創業，以備後人祭掃之用。協議規章定為：萬壽宮會館內人的百年歸逝后的一切財產，有房歸房，無房歸館，在生應視同骨肉，互相幫助解決困難。違背諾言者，群起而責之，棄也！萬壽宮創始於道光帝八年。現將各戶姓名及股金開列附後：

戴國森壹仟捌佰文 王喜來壹仟陸

佰文 江日順壹仟陸佰文 江三順壹仟陸佰文

江七順壹仟伍佰文 張雙貴壹仟陸佰文 張雙奎壹仟陸佰文 張雙吉壹仟伍佰文

曾天德壹仟伍佰文 曾天祥壹仟陸佰文 熊啟珍壹仟伍佰文

高岑的楊天軒、天敏兩兄弟沒墊股金，每年祭掃臨時捐獻。吾館應一視同仁看待。

騰抄人 老毛 手筆

據江家後人敘說，譜本中記載的騰抄人「老毛」即是戴國森。戴國森在江西街甚至在小江甕寨、坪地等村落都留下不少的故事。村民們的回憶所展現出來的是這樣一個形象的戴國森：能言善辯、能說會寫，熱衷於參與地方事務；同時也得到其他人的「孝敬」，村落內部哪家辦酒請客，一定要請他，否則會有麻煩。總結而言，戴國森在當地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結合譜本中所記載的股金數目看來，戴國森交納的數額最多，只有他一人是「壹仟捌佰文」，但相比別的股東也只多二、三百文。據前所述，以及參考在當地所見到的、有關買賣山林田土的契約文書，還有村民關於戴國森故事的傳誦，大致可以推測戴國森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擔任著江西會館的館首。館內很多事務包括後來接收熊家和肖家遺留在小江的一切財產、買賣會館的山林田土，以及發出江西街在小江地方事務中的「聲音」，諸如此類，都是由戴國森出面或者與其他首人共同處理。此外，他還多次以中人、代筆人的身份參與了江西街其他家戶財產的買賣。戴國森其人其事對於我們了解移民會館及移民入主地方社會有重要意義。

譜本中所列的10位交納股金的人物可謂是江西會館的第一批首人，他們共同交納股金，共同承擔會館事務，除佔最大股份的戴國森擔任館首擁有諸多權力外，並無明顯的實例可以證明，股金數額的多少與交納者在會館事務方面的權力成正比。即便如此，萬壽宮的諸位首人所出的股

金數額依然非常地有趣，江家和張家各有三位首人，而且分別有兩位交納「壹仟陸佰文」，一位交納「壹仟伍佰文」，很有可能爲了平衡諸姓在江西會館內的力量，他們對股金的分配做了規定。

當時除蕭家以外，江西幫諸姓都交納股金加入會館，連地處高坡的楊姓也來參與。關於蕭家，江西幫後人所知道的極爲稀少，連蕭家來到小江後做何生計都無人記得。他們只依稀聽老人

家講過，蕭家和熊家一起在小江開設榨油作坊，主要是榨菜籽油，還開設布鋪，販賣布匹，生意紅火，利潤可觀。蕭家和熊家離開小江後，其財產根據有房歸房、無房歸館的條約，都成爲了萬壽宮的公共財產。

將有關萬壽宮的情況記載後，接下來仍是各個族譜必不可少的內容，即記錄族內諸位的生卒年月的瓜瓞譜系，這份草譜同樣按時間順序記載了江家在小江的諸位成員。

戴氏森玉生於癸酉年(1873年)潤六月初九日申時瑞生，歿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歲后七月三十日丑時，葬于盤磨。

江jc生於庚午年后十月初十日巳時受生，歿于己未年十二月初一日寅時，葬于盤磨。

江fc生于戊申年八月十四日未時，葬于磨假。

江qf生於壬辰年九月十四日丑時瑞生，立命午，歿于寅戌年九月初六日亥時，葬于盤磨。一九七〇 初九日安葬，享受春光七十九歲。

妹江招弟生於丁酉年十一月十八日卯時生。

妻劉氏mx原命生於丙申年九月初三日午時瑞生，歿于辛巳年七月初四日卯時去世，葬于盤磨。

江zr壬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丑時生成人。¹

龍氏三妹生於丁未年八月初九日亥時瑞生，立命酉，逝于辛酉年三月初八日申時，葬于盤磨。十四日安葬。²

(吾先君公xh名)³江zf生於乙(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丑時，歿于二〇〇〇年(庚辰)六月初六日辰時(上午七點四十五分)，六月十二日庚辰扶柩出宅安葬于蓮花座形祖塋，湯享春光六十六歲。

江xj生於乙未年4七月十七日卯時瑞生，立命午。

江大妹(xl)生于丙寅(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子時建生立命午。

龍yt生于民國乙亥(三五)年四月十五日辰時榮生，立命甲。沒于二〇〇二年壬午歲九月二十七日辰時，十月初七日扶柩安葬于磨假祖塋，享受春光六十八歲。

江二妹【xl】生于乙亥年(五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戌時榮生，立命午。

江三妹【xl】生于癸卯年元月十四日子時點生，夭歿于戊申年五月初二日。

四女江xg生於乙己(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丑時瑞生。

次男江xk生于戊申年十月十八日亥時榮生。

晚女江xj生于甲寅年六月初四日丑時瑞生。

長孫女江dy生于甲子年后十月二十八日申時瑞生。

長媳龍xt生于己亥年四月初五日丑時瑞生。

次孫女江dx生於丙寅年九月十五日上午九點鐘。

長孫江jy生于戊辰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六點鐘(酉時)。

次媳吳gm生於 年 月 日

三孫女江ds(sj)生於丁丑年九月二十四日。

該譜本可謂短小精悍，雖是短短幾頁，但作為草譜卻也遵循了譜本既有的體例，例如譜序、祭拜祖先、家族字派及瓜瓞譜系，而其關於萬壽宮的記載更令譜本增色不少。譜本中記載萬壽宮的建立時間為道光八年（1828），而這份草譜是在民國十九年（1930）編寫的。目前已有的資料無法讓我們去推測此時寫譜的動機，但已有的記載仍然令後人得以窺見不少東西。

這樣一份「草譜」，不足1,500字，比起小江地區幾卷本的龍家族譜，及江西街吳家的全國通譜，從外形上可能會顯得「寒酸」許多，但這樣一份文獻對於我們了解地方社會的具體運作卻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由於是1930年的手抄本（後面又增寫了後世人的生卒年月日），很可能是抄錄的人摘抄認為對自己及家族最有用的信息。換言之，出現在這份短小家譜中的所有資料，都是他們認為最重要的，需要記錄下來留作證明或者以防後人遺忘的。萬壽宮這個移民會館的建立緣由和股份也被記錄其中，內藏的道理值得琢磨。如前所述，「江西幫」在小江地區共有七大姓，而且他們以經商為生，憑藉經營木材生意及榨油作坊等活動賺取了豐厚利潤，尤其是熊家，既開設作坊又售賣布匹，被認為是最發財的。雖然如此，但現在仍留在江西街的只有江、張、曾三姓。後來隨著「土匪」搶劫的出現，以及咸豐年間天柱姜應芳起義的影響，熊家趁黑夜坐船離開這地方。關於蕭家的記載甚為稀少，所以不知其情況，而王家後來也搬走，戴家則絕嗣。不僅如此，留下來的這三姓，普遍都缺乏記載先人的文字資料，包括譜本，至多只有簡單記錄先人及家人生辰年月日的瓜瓞譜，關於祖先的記載甚為稀少。

江姓的這份家譜，雖然同樣簡短，但不僅可以為家庭祭拜祖先、傳承後代提供依據，而且記載了萬壽宮的些許痕跡，有助於我們去了解會館組織的建立緣由，以及其內部的運作機制。這樣的記敘，對於我們深入具體地研究鄉村社會中移民群體的生活，研究移民群體的社會組織以及信仰層面，尤其是移民獲取入住權以及對地方社會建構的影響等方面都有着極為關鍵的意義。

就小江這樣一個侗族聚居地而言，「江西幫」是以「客家」的外來人身份進入的，不僅姓氏多樣，而且「講客話」，與原有居民有著顯著的不同。這些來自江西的移民是如何在當地一步步入住下來的？他們是怎樣被周邊的龍姓侗家漸漸接受的？通婚是如何展開的，又為「客家」與「侗家」之間的關係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這樣兩大不同的群體在日常的生計、社會交往等方面建立了怎樣的聯繫？在面臨地方性的公共事務例如夫役賦稅、架橋修路，甚至是咸同年間張秀眉及姜應芳起義對小江當地造成威脅時，江西街及其它幾個村落各自扮演了怎樣的角色？

總之，在小江地區，甚至是在整個清水江流域所形成的這個江西街移民村落，有著獨特的意義，對於我們了解鄉村社會的建構也極為關鍵。移民在鄉村社會中建立會館，開設集市，其行為本身已經非常值得探討。筆者在小江地區經過較長時間的停留，收集到了相關的資料，留待以後進一步的論述，以期展現移民群體如何參與甚至是影響了鄉村社會的再構造。

註釋

¹ 旁邊用圓珠筆寫了三行小字，內容是：「因是時医术太欠，至使先伯父夭亡时仅八岁，后先祖父母又继生二伯父三伯父，均为是因素，相继夭亡。至祖父四十三岁时始生先父xh公，实吾门之大幸也。钩书于二〇〇四年九月十日。」

² 鈞注：「享年七十五岁」

³ 鈞寫。

⁴ 1955年。